

张毓书

ZHANG
YU
SHU

著

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
描写了极富中学色彩的生活细部
演绎了一幕幕爱情、友情与亲情的动人故事

爱情·友情·亲情的人生路

BAILAOSHI
DESANCHIRENSHENG



白老师的 三尺人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著



老师的 三尺人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老师的三尺人生/张毓书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43-5943-5

I. ①白…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3770号

白老师的三尺人生

作 者 张毓书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8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943-5
定 价 65.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十一	缺月重圆（上）	001
十二	缺月重圆（下）	022
十三	任丽丽和任婷婷	043
十四	无声的战场	065
十五	做个聪明人	088
十六	枝枝叶叶总关情	110
十七	最后的舞蹈	133
十八	班里来了个格老子	154
十九	平平常常的一天	176
二十	激浊扬清	197

十一 缺月重圆（上）

1

10月中旬，清秋微寒。办公室里，老师们忙于备课。

王培风正在阅读着一份报纸。他大声地把一篇文章推荐给老师们。

王培风：“随着离婚率逐年攀升，如今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据统计，在学校里，一个班至少有五至六个是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在这些离异的家庭中，孩子失去了‘家’的温暖，失去了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他们行为乖张和思想反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正常家庭中的孩子。”

潘盼：“现在的人真是有点不可理喻，有事没事闹离婚，害自己，害家庭，害孩子。”

王培风：“过去讲从一而终，现在嘛，咳，有些人拿婚姻不当回事儿。”

孔启之：“人心不古嘛，是拿离婚当时髦！”

正在这时，高二（二）班的学习委员吴敏喊了声“报告”走了进来，站在蓝玲面前。蓝玲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作业本，抬起头来，看着吴敏。

蓝玲：“有事吗？”

吴敏：“嗯。”

蓝玲：“什么事呢？”

吴敏：“最近许多同学反映，我们班的王超然有些异常。”

蓝玲：“异常？哦，对了，我看嘛，王超然这阵子就是情绪不太稳定。”

吴敏：“他在外面结识了一些烂仔。”

蓝玲：“嗯，说吧。”

吴敏：“昨天，班里有同学看见他下午在放学路上跟人打架。”

蓝玲：“这么严重，他还不至于吧？”

吴敏：“有人反映到方主任那里去，教导处还扣了我们班纪律分呢。”

蓝玲：“他跟谁打架？”

吴敏：“最近，他特别听一个叫做阿三的人指挥，那个阿三是金冠职中的老大，流氓头儿。”

这是街头一次凶狠的打斗。

三个小混混儿紧随一个头戴瓜皮太阳帽的小伙子，他们在马路一侧对一个瘦削的青年拳打脚踢，那个瘦削青年也不示弱，出手还以颜色。

瘦青年鼻青眼肿，鼻孔里渗出血渍来。

正在这时，来了一帮青年，打头的是一个穿着黑纹T恤的人，后面跟着三个随从，王超然就在其中。

一个随从面向“黑纹T恤”：“阿三，他们打我们的人。”

这就是吴敏说的那个叫阿三的人，他向王超然他们丢了一个眼色：“上！”

王超然一个扎猛冲上前去，照着面门就给了那个瓜皮帽子一拳。瓜皮帽抱头“啊呀”急叫一声蹲了下去。这时，“黑纹T恤”阿三喝声：“狠狠给我打！”

他们一阵混乱斗殴。

这时，路上一个女学生骑单车突然停住，下车，急急跑过来，拉住了王超然。这个女学生不是别人，就是学习委员吴敏。她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吴敏：“王超然，为什么这样？”

王超然正在打得红了眼：“嗯，我跟他拼了！”

吴敏拉住王超然不放，这时，又跟着来了几个学生，一齐帮吴敏拉住了王超然。

王超然和他的同学们离开了现场。

这时，开来一辆警车，下来三个民警，急急向打架现场奔去。

阿三他们正要散开逃跑，被民警抓了个正着。

这边，吴敏和她的同学护住王超然，远远地离去了。

办公室里，蓝玲继续问吴敏。

蓝玲：“王超然哪王超然，这阵子还真有点怪异啊。你看他们为什么打架？”

吴敏摇摇头：“不清楚。”

蓝玲：“肯定有原因吧？”

吴敏：“看他的样子，不是为了什么。”

蓝玲：“无缘无故，怎么闹到这程度？”

吴敏：“我也问了他，不知他是不是说了实话。”

斗殴的余波渐渐平息。

马路上。吴敏和王超然的同学们渐渐散去。

吴敏和王超然默默地走着。

在一棵大槐树的树荫下，吴敏支起单车，和王超然一起停了下来，她想和王超然交谈一下。

吴敏：“戴瓜皮帽的那伙人是干什么的？”

王超然：“不知道。”

吴敏：“那你为什么要和他们上手？”

王超然：“他们打我们的人。”

吴敏：“你们的人？是不是那个瘦点的小伙？”

王超然点点头。

吴敏：“那个瘦小伙是什么人？是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王超然：“不是的。”

吴敏：“那是什么人？”

王超然：“我们在网吧认识的。他外号叫‘地老虎’。”

吴敏：“这个‘地老虎’是不是个好人，你了解吗？”

王超然：“他家很有钱。在网吧认识后，他就请我们喝酒。”

吴敏：“啊。这样啊。”

王超然：“吴敏，今天的事，同学们都看见了。我有点怕。”

吴敏：“怕什么？幸好躲过了警察。”

王超然：“我是怕蓝老师知道。”

吴敏：“蓝老师那里嘛，她知道也不要紧，有我解释一下就好了。”

王超然：“那就先谢你担待了。”

吴敏：“王超然，不过，依我看，班上同学对你印象……嗯，还有，蓝老师对你印象都好。”

王超然：“正因为这些，我才怕同学，怕老师。”

吴敏：“这事让你爸你妈知道了，可坏事了。”

王超然：“我不怕他们。”

吴敏：“为什么？”

王超然：“他们闹离婚，也顾不上我，也没有人疼我，管我。”

吴敏：“是不是因为他们闹离婚你变消极啦？”

王超然低下头，沉默。

吴敏：“我看，爸妈离婚的人也不在少，你要正确面对，为自己着想。”

王超然：“过去，你也没见过我喝酒，也没见过我打架。可是，现在……”

王超然很黯然，他揉揉湿润的眼睛。

吴敏：“现在高二了，明年就考大学了，上了大学，家里的事就可以暂时回避了。”

王超然点点头。

吴敏：“我也有几分明白了，你喝酒，打架，原来也没有什么原因的。”

王超然：“我爸妈是那样，我是以酒浇愁，打架嘛，不过是酒后发泄发泄，解解闷儿。”

吴敏叹了一口气：“不过，你要自重就是。”

办公室里。蓝玲继续和吴敏交谈。

吴敏：“蓝老师，你可以看看王超然的博客。”

蓝玲：“博客，你知道他的网址吗？”

吴敏：“知道的。”

吴敏走近蓝玲桌上的电脑，很快地翻开了一个博客网页。

博客显示网名：天外游侠。

吴敏：“我昨晚上看了他的博客。是想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

蓝玲滑动了一下手中的鼠标：“好，我看看。”

蓝玲点击“天外游侠”博客置顶的帖子，题目为“我无颜面对同学和老师”。

蓝玲读着帖子——

过去，我在同学的眼里，是一个正面形象，在老师的眼里，是一个优秀学生。今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大打出手，亏得同学们保护，我躲过了警察；还有吴敏跟我推心置腹的交谈……

我什么时候走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啦？

蓝玲：“到底怎么啦，怎么啦？真没想到他会这样！”

吴敏：“老师，你往下看，他下面说得很明白。”

蓝玲继续读着帖子——

过去，我一直崇拜爱因斯坦，后来我崇拜周杰伦、阿杜。这些人，我们同学中有很多人就崇拜，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我自己也很奇怪，我竟然崇拜上了一个团伙的老大，是一个大流氓，因为他曾经在一场街头斗殴中拼死救出了他的兄弟。这件事被东营这一地区所有的流氓地痞所传诵，他也就成了我的偶像。我自从认识了地老虎和阿三，这些人很哥儿们的，比我爸我妈还疼我，请我喝酒，给我支付网络游戏费。这两个人都是金冠职中的，不过他们只是一群爱玩爱闹，爱惹是生非的主儿，而非真正的流氓，我觉得和他们一起混很满足。

蓝玲：“哎，近墨者黑，和这样的一群人来往，难怪变了样。”

吴敏：“老师，我觉得是他家不和，他爸妈闹离婚，才让他靠近了这样的人。”

蓝玲继续读着帖子——

我们是一群愤怒的孩子。飞飞和阿三的父母都离婚了，父母不爱他们，也没人管他们。我呢，爸爸离开了家，妈妈整天阴着脸。我们这样的孩子，没有栖息之所。我们打架，不是为了跟谁有仇恨，而完全是为了发泄，一种在血淋淋的搏斗中体验自己的过程。我们并不在乎和我们对打的人是谁，甚至，在我们喝醉了以后，都不会在乎我们是在打人还是在挨打。肆意的打斗让我们热血沸腾，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有。

请上帝饶恕我，千万不要让我的同学明天议论我，也不要让我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明天，我无颜面对我的同学和老师……

蓝玲抬起头来，向吴敏示意：“好吧，你可以走了，我来处理这件事。”吴敏离开了办公室。

2

王超然的家。

这是一套90年代建造的两室一厅房，进门是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客厅，一旁是厨房和卫生间，两间卧室的门对着客厅，客厅装修得很讲究，吊了二级顶，装了豪华吊灯，沙发是红色的羊皮沙发，茶几也是红色的木茶几，一台液晶屏幕的电视机靠正面面墙而立，矮柜的隔断里搁着影碟机和功放机，矮柜两头立着长长的两个“步步高”音箱。

蓝玲看着这个家，格调原是不俗的。王超然的妈妈袁芳云坐在蓝玲的侧面，她们俩交谈着。

袁芳云把一杯热茶水推给了蓝玲，蓝玲接过茶水。

蓝玲：“袁大姐，是这样。最近咱们那王超然情绪有些不太稳定，你了解吗？”

袁芳云：“蓝老师说得不错，最近超然回家，好像憋着一肚子火，不愿跟我说。”

蓝玲：“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袁芳云：“哎……”

袁芳云叹了口气，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蓝玲：“可能是你们家里有事吧？”

袁芳云：“是的。蓝老师，最近，我那口子跟我闹离婚，影响到超然。”

蓝玲“嗯”了一声，呷了一口茶水。

袁芳云：“我呀，跟他爸爸王长卫原来都是交大80年代中期的毕业生，我们俩还在同一个班上。”

蓝玲：“你们还是同班同学呀？”

袁芳云：“是的。”

蓝玲：“同窗学友啊，彼此应当是很了解的啦。”

袁芳云：“了解是了解，可是人在变化呀！”

蓝玲端起茶杯，并没有喝，注意地听着。

袁芳云：“我们80年代毕业后，他分配在铁路车辆段，后来成了他们段上的高工，我分配在市上交通局任职。”

蓝玲：“嗯。”

袁芳云：“我平时因为工作忙，很少去他们段，最近就听说他和他们段上一个女人勾搭上了。”

蓝玲：“听说？”

袁芳云：“是的，我们交通局一个同事，看见他们俩一天晚上在河滨公园散步，挨得很近地走着。以为是夫妻俩，一看，原来男的是我家那王长卫，女的竟然不是我。”

蓝玲：“是不是他们谈工作呢。”

袁芳云：“哼，谈工作？怎么谈到公园里去了呢？”

蓝玲：“袁大姐，你还是不要急，慢慢再了解啊。”

袁芳云：“当天，回家来，我就跟长卫大闹了一场。”

蓝玲：“好好跟他谈嘛，先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再说吧。”

袁芳云：“我以前哪，自认为我的素质还是很高的，不知为什么，遇到事后气就不打一处来。”

蓝玲：“我看这要冷静一点，不然就弄出夫妻隔阂来了。”

袁芳云：“他先是跟我解释，我一点也听不进去。男人嘛，为自己辩解有什么用？”

蓝玲：“两口子，过日子，不管遇上什么事，还是要忍让点，心平气和点。”

袁芳云：“以前嘛，家里遇到点小事，我都能忍让，可这次，我也不能让他了。”

蓝玲：“他现在呢，还在段上吗？”

袁芳云：“不，我跟他闹了近一个月了，他搬出去住了。”

蓝玲：“开始可能是误会，直弄到这个地步。”

袁芳云：“反正嘛，我不想跟他过了。让他跟那个臭女人去好了。”

蓝玲：“袁大姐，我们学校几个老师的家都在车辆段，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呢？”

袁芳云：“噢，我可以告诉你，车辆段的那个女人叫崔秀秀，听说在车检车间。”

蓝玲：“崔秀秀。”

袁芳云：“这个崔秀秀嘛，长得还是漂亮的。我想，一定迷住了长卫。”

蓝玲：“噢？”

袁芳云：“我对长卫恨之入骨，是他亲手破坏了这个家，被那个女人勾住魂儿了。”

蓝玲：“究竟怎么回事，还是可以再了解一下的。”

袁芳云：“这次，我决心给他王长卫一点厉害。”

蓝玲：“我看你不要太心急上火的。”

袁芳云：“哎，他离开家的那一天，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躺在床上几天几天地闷不作声。”

蓝玲：“不过，这是要伤害到孩子的。”

袁芳云：“是的，超然几次轻轻地走进了我的卧室，睁着眼睛望着我，不敢说话，一副恐惧的神情。”

蓝玲：“冲击到孩子，这是最大的损失。”

袁芳云：“可怜的孩子，都是他爸爸伤害了他。我对他哭着说，以后你就当没这个爸爸。超然问我：‘妈妈，为什么？’当时，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伤

痛，一下子就爆发了：‘别问为什么！’超然委屈地哭了起来，他的哭声把我的心一下子撕成了碎片。”

蓝玲：“袁大姐，的确王超然情绪波动很大。”

袁芳云：“我想这是难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哭，哭累了就骂。也没心思管孩子。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与我那男人的争斗上，我决定打一场持久战。”

蓝玲：“现在，能不能静下心来关照一下超然呢？”

袁芳云：“哎，蓝老师，我方寸全乱了。最近，我一直向一些离过婚的女人讨教经验，经常去律师事务所，掌握一些对自己有利的离婚条文。”

蓝玲：“你看，能不能打个电话让王超然的爸爸回家，让他父子俩谈谈。”

袁芳云：“离开家是他要离开的。回来？没那么容易！”

蓝玲：“我是说，为了孩子。”

袁芳云：“上个星期天，我正杂乱地想着心事，长卫突然打来了电话，说想要回家看超然，我知道他很爱儿子，但我要让他难受。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嘲笑地说：‘别做梦了，你只想着那个狐狸精，还想看什么儿子。’长卫他可能沉默了一会儿，知道再说下去也没用，就挂了电话。”

蓝玲：“要我看，还是让他爸爸回来一趟。”

袁芳云：“以后的几次，长卫打电话要和儿子通话，我都愤愤地痛斥他几句就把电话‘叭’地放下，好像不这样就不解恨。有一次我挂电话的时候，超然在一边怯怯地问：‘妈妈，是爸爸的电话吗？我想跟爸爸说话。’我看着超然，一股无名火冲出来，对他说：‘死了心吧，权当你爸爸死了。’”

蓝玲：“袁大姐，如果超然失去了家庭的温情，没有个好的家庭气氛，外面的坏人勾引他，那可就坏事了。”

袁芳云：“哎，这阵子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蓝玲：“可是，这阵子太关键了，因为距高考只有一年多时间了。”

高二年级办公室里。孟康正在与潘盼交谈。

孟康：“潘老师，你说现在社会风气怎么这样糟，婚外恋现象越来越多，连四十多岁的人都有第三者了。”

潘盼：“经济繁荣可能伴随道德沦丧吧，这是谁的理论？”

王培风听着他们涉及政治，也插上了嘴：“马克思论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你也别断章取义啊。”

潘盼：“孟康，你指谁？哪个四十岁的人有第三者了？我可没有哇！”

孟康：“哈哈，看你，潘大姐，没鬼心里不慌，你怎么‘此地无银’起来啦？”

潘盼嗔怪地打了孟康一拳：“看你们这些青年人，整天就是搜寻些花边新闻！”

孟康话锋一转：“我说老大姐，谈正事吧。我们三班那个女生郭晓帆，最近情绪可不正常了。”

潘盼：“你们班最近还很稳定嘛，学校几次表扬你们班了。”

孟康：“郭晓帆原来还算我们班的一个优秀生。”

潘盼：“现在呢，变了吗？”

孟康：“是的。她现在抽烟、喝酒，变得很狂。”

潘盼：“这和四十岁的人有外遇有关系吗？”

孟康：“听我说。她妈妈在车辆段，最近迷上了她们段上的一个高工，叫王长卫的。”

蓝玲听说王长卫，急急地离开她的办公桌，凑过来。

蓝玲：“王长卫？”

潘盼朝向蓝玲：“王长卫，你认识？”

蓝玲朝向孟康：“那你说郭晓帆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孟康：“崔秀秀。”

蓝玲：“看来果然有其事了。”

孟康：“你知道什么啦？”

蓝玲：“这个王长卫和崔秀秀都是有家有舍的人哪！”

孟康：“要么怎么说是婚外恋呢。”

蓝玲：“只可惜，他们的恋情事小，两家人被弄得沸反盈天的，影响两家

的孩子，这事就大了。”

王培风：“看看吧，昨天我看的那张报纸，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孟康朝着王培风，有些不解地问：“你指的是？”

王培风：“那篇文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离婚率居高不下，正在制造着一个个的单亲孩子，使这些孩子的心理走向畸形。”

潘盼：“是呀，是呀，这些人只图自己搞婚外恋，真是害自己，害家庭，害孩子呀！”

孟康：“就说我们班的郭晓帆吧，这事到底怎么办呢，真头疼呢。”

蓝玲：“孟康，你不知道吧，郭晓帆的妈妈正是和我们班的王超然的爸爸搞婚外恋呢。”

孔启之走过来：“你们破案吗？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呀，就敢说人家一定是婚外恋吗？”

白雯也走过来：“即便是婚外恋，也不见得就直接威胁两个家庭吧？”

赵志鸿也加入他们的讨论：“白雯说得对，我们看看能不能改变他们。让他们俩家走上正轨，这样，两个孩子不就走向正常了吗？”

潘盼：“哎，这也太超出我们老师的职责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孩子嘛。”

白雯：“对了，我们学校几个老师的家都在车辆段，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了解一下呢？”

孟康拿起办公室的电话，拨通了号码：“喂，你实验室吗？噢，是黄艳红吗？”

对方是实验员黄艳红：“对呀，是我，你是孟老师吗，听出来了。”

孟康：“你家是在车辆段住吗？”

黄艳红：“是呀，有事吗？”

孟康：“你了解车辆段一个职工叫作崔秀秀的吗？”

黄艳红：“崔秀秀嘛，住我们对门。他是你们班郭晓帆同学的妈妈。”

孟康：“那你一定对她家的事很了解了？”

黄艳红：“家有多少钱，邻人有星盘嘛！是的，很熟悉呢。”

孟康：“那好，我一会儿过来，咱们谈谈。”

学校实验室里，孟康和黄艳红正在交谈着。

黄艳红：“郭晓帆的爸爸郭师傅是工务段的一名工人，人倒是个好人，不过粗鲁些。嗜酒成习。”

孟康：“哎，酒也害人。她妈妈呢。”

黄艳红：“哎，郭晓帆的妈妈可苦呢。”

孟康：“是那种苦命女人吧？”

黄艳红：“成了她老公的出气筒啦！”

孟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了对门邻居，黄艳红常常出入郭晓帆的家。

郭晓帆的家。很宽阔的客厅，只是摆设乱糟糟的，这些可以看得出主人不佳的心绪。

郭晓帆的妈妈崔秀秀，一个很朴实的妇女。

傍晚，黄艳红和崔秀秀坐在沙发上。崔秀秀沉默不语，黄艳红开导着崔秀秀。

黄艳红：“看你们两口子，有些事嘛，各让着点儿，你们晓帆高二了，明年就该高考了，也让孩子有个好心情。”

崔秀秀有些哽咽：“我有什么办法，他动不动在外面喝酒，回家来就打我骂我。他就知道拿老婆撒气。”

正在这时，郭师傅摇摇晃晃地回家了。这是一个粗声大气的人。一脸紫色的酒气，一进门，向黄艳红打招呼，话音拉得长长的，活脱脱一个醉汉的样子。

郭师傅：“黄老师，你来了。我们老邻居多年了，你也是个聪明人，不会没有听说吧？”

黄艳红：“郭师傅，我听说什么啦？”

郭师傅：“她秀秀不跟我过了，她要跟段上那个王工过。”

黄艳红：“王工？你可不要捕风捉影，郭师傅！”

郭师傅：“我捕风捉影？她秀秀隔三岔五地往王工那里跑，段上谁不知道？”

崔秀秀抽泣声越发地大了，突然像山洪暴发一样，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悲伤。

崔秀秀：“郭峰，你别血口喷人，人家王工有家有舍的，我和人家怎么啦，有什么事见不得人啦？”

郭师傅突然扑上来，抓住崔秀秀的头发，一个扎猛把崔秀秀提起来，又猛地向后撞倒在墙上。

郭师傅：“你这个狐狸精女人，你迷上了人家王长卫，人家日子都过不下去了。王长卫搬在外面，和他老婆分开了，你还瞒谁？我今天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黄艳红没有料到郭师傅会这样来势凶猛，她有点猝不及防。这时，才醒过神来的她用尽全身劲儿拉住了郭师傅。

黄艳红：“郭师傅，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

郭师傅越打越动怒，像疯了一样。

黄艳红死拉硬拽，挤在他们二人中间，才算把他们分开了。

学校实验室里，孟康和黄艳红继续交谈着。

黄艳红：“其实，车辆段的那个王工，就是王长卫，是个素养很高的人。他虽然搬出去了，但并没有和他老婆离婚的动机。”

孟康：“那是他老婆多心啦？”

黄艳红：“你倒说中了，也许女人多心呢？”

孟康：“那他是不是和那个崔秀秀有恋情呢？”

黄艳红：“我看不会。”

孟康：“是吗？”

黄艳红：“是的。有一次，我老公下班回家，在一棵泡桐树下看到他们俩在谈话。”

孟康：“噢。”

黄艳红：“我老公也是个细心人，他特务一样，站在隐蔽处听人家的墙根。”

孟康：“哈，你老公，克格勃式的人！”

黄艳红：“都因为崔秀秀是我们的邻居。不然，他才不关心这些呢！”